

——艾尔蒙哲系列第三部——

L U N G D O N

废物之都

【英】爱德华·凯里/著 金国/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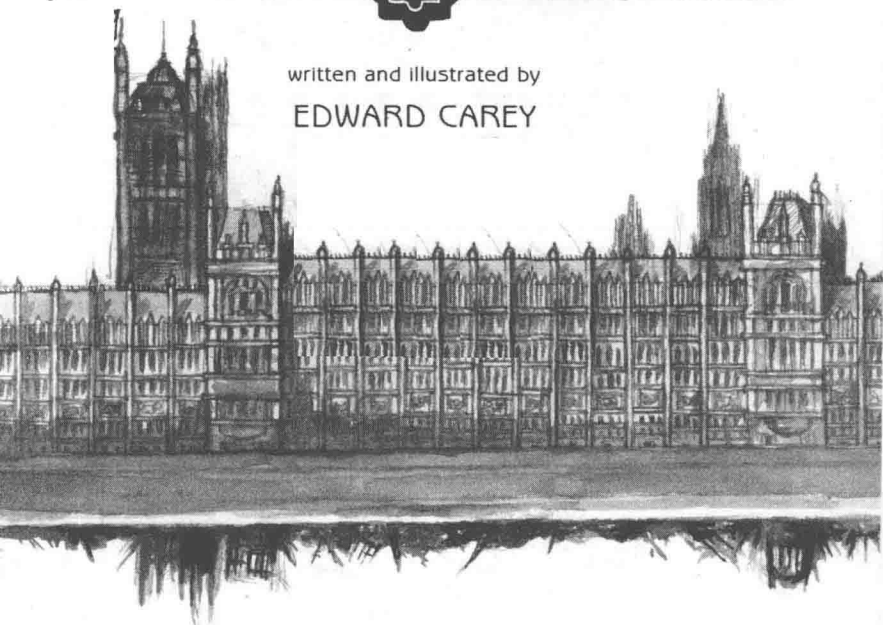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 艾尔蒙哲系列第三部 ——
L U N G D O N

废物之都

【英】爱德华·凯里/著 金国/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
EDWARD CAREY



LUNGDON © 2015 by Edward Care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ake Friedman Literary, TV and Film
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

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5)第290号

废物之都 / (英)爱德华·凯里著; 金国译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7.3

书名原文: Lungdon

ISBN 978-7-229-12254-6

I. ①废… II. ①爱… ②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2174号

废物之都

FEIWU ZHI DU

(英)爱德华·凯里 著 金国 译

责任编辑: 邹禾 骆思源

责任校对: 杨媚

装帧设计: 纪三元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豪森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: 13.5 字数: 295千

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2254-6

定价: 5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献给玛蒂尔达



Edward Carey

作者介绍：

爱德华·凯里，英国剧作家、小说家、插画家，曾在各国剧场工作。著有《望楼馆追想》《Alva & Irva》

《艾尔蒙哲三部曲》（本书为《艾尔蒙哲三部曲》第一部）等，并亲手绘制插图。其中《望楼馆追想》获得IMPAC都柏林文学奖提名。目前，凯瑞所有小说皆已被译为多国语言出版，其童话般的故事风格广受全世界读者喜爱。



序幕伊始

我瞧见一名小个子的女人

某位伦敦摄影师的陈述

1876年1月31日

魔鬼降临到我的城市。

昨天早上我瞧见了它，并拍下了照片。瞧，这便是那个魔鬼。

我常常待在翁斯洛广场旁边阳台上，欢喜地拍下周围的环境，拍下居于此地的人们，还有伦敦的日常生活。照片里的人物一般来说都有些模糊，这是由于他们总是不停走动。事实上就很多方面来讲，比起人物而言我更喜欢拍摄静物，它们要可靠得多——而那些人们，噢，那些行人……他们总是来去匆匆，将他们纳入镜头拍摄出来之后总是显得朦朦胧胧，就像是他们自己的鬼魂似的。好了，这多少可以解释一下我目睹魔鬼时拍下的这幅作品。

我敢发誓，那天早上真的有阳光，虽然微弱但确实存在，足以视物。当时我端起设备，将其于三脚架上安置好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我正欲对眼前这片广场拍照，却被一记响亮的“咔嚓”声干扰了。这声音听上去愈来愈近，同时也愈来愈响。待静静倾听片刻之后，我方才确定这是某种刺耳的脚步声，硬实的鞋子在鹅卵石上踩出可怕的声响。这噼噼啪啪的响声不断逼近着，最后那纷扰的源头才进入视野。那是一名女子，个头出奇的小。然

而她并非孩童，绝对是一个女人。这名矮个女子穿着一双材质结实的黑靴子，身上别处也尽是黑色打扮。看她走路的架势似乎要步入广场，但接着又站立于人行道和花园之间某处围栏前头，显得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。她穿戴整齐，通体黑色，个子很小，形态怪异。在她身上似乎一开始就有不对劲的地方。此时，她匆匆环顾了一遍四周。

随后，我竟然真的目睹到了这一幕……

这正是恶魔。

只见那女子后仰起脑袋，下颌似乎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方式张开，从而使得那矮女人的嘴张得出奇宽大。随后，只听见“咔嗒”一声，她的下颌打开了，如同某种怪物的下巴，接着广场周围回荡起洪亮的啪啪声。我手头设备齐全，于是启动摄像机，顿时一股磷光爆发，摄像机用它自己的“眼睛”将这一切记录了下来。虽然相片有些模糊，但还看得清，尤其是在相关部分经过洗片处理之后。事实的真相是令人恐惧的。当时，噢，就在当时，从这名脚穿硬靴的矮女子那张宽大的嘴里，从她喉咙的某个深处，冒出了一股黑烟，一大片浓浓的黑烟，而后扩散开来，弥漫成更多的黑色云雾。这团黑色的风景犹如一小片诡异的天气，从一个人的体内升腾而出。云雾变得愈发浩大，好似阿拉丁神灯里的精灵。很快地，整座广场都像夜色般昏暗，更远处的街道也统统被熏得一片漆黑。

须臾间，我甚至看不见眼前的双手。

一刹那，整个世界彻底沦为了黑夜。

犹如地球上每一根蜡烛都忽然被吹灭。

随后，我再次听到了她的声音，那双靴子，那双结实的硬靴子。那女子走路时“咔嗒咔嗒”，双脚踩在碎石子上“咯啦咯啦”，而后她越走越远，留下这一整片无尽的黑暗。

不过我已经将照片拍下。

拍到了矮个女子于黑夜里“吞云吐雾”。

拍到了这妖魔降临到我的城市来。

第一部分

从外朝里望







埃莉诺·克兰威尔小姐和乐谱架

于卧室窗口写下的记录

摘自十三岁女孩埃莉诺·克兰威尔的日记

伦敦西区康诺特广场23号

1876年2月3日

至今已经好几天没有阳光了，我们都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，假装这是最寻常的事。

不难承认，伦敦过去确实曾有一段日子不见阳光，但如今这片黑暗却持续得更长久，而且也更加晦暗。大街上的煤气灯通宵达旦地点着，却未能照亮多少。要想看清眼前的东西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安放一盏蜡烛照在上面，但你总感觉周围这股厚重的黑暗像是马上要将其扑灭似的。自从新来的那家人搬入对街那栋房子之后，此地的情况就一直如此了。

自从那些人来了以后，街上就再无孩童嬉戏玩耍。即便是大人，也来去匆匆，好像十分畏惧这个地方。这条街本身犹如被附上了魔咒一般。

或许，事实正是如此。

我原以为我是这些天里唯一一个靠在窗前的人。整条街前前后后所有的玻璃窗都紧闭着，要不就是始终垂着窗帘，似乎整条街的“眼睛”都闭合了，没有一个人望着它。

然而我却望着。我盯着那幢房子看，视线寸步不移。

不论是我们的街道，还是康诺特广场，都绝对算不上什么华丽的地方。最美的景致或许在南侧厚厚的城墙之外了。在那里坐落着占地广阔的海德公园，它环境开阔，郁郁葱葱。不过据保姆所说，整个公园如今已被一层浓厚的黑雾笼罩了一段日子，园内伸手不见五指，就好像整个世界都止步于贝斯沃特路似的。

自从那些人来了以后，此地就一直是一幅光景了。温度比往常更低，环境也更严峻，而天气本身亦让人感觉严酷无情，所有墙体触碰起来都冷冰冰的，时不时地还会渗水，以至于满屋子的墙纸有很大部分都泛起了气泡。所有这些情况……都是从他们来了以后开始显现的。

废尔沁——那个垃圾小镇——那天夜里着了火，被烧成一片瓦砾。就在当晚，神秘的人家来到了此地。火势很猛，至今还在闷烧着，真不知道那一晚有多少人丧生。那个地方的情况想必糟糕透了，然而不知怎的报纸上却对死亡人数只字不提。就在那一晚，那户人家搬了进来，而与此同时有一整座市镇都被摧毁了，剩下的只是一片残垣断壁。我不禁自问，有谁为那些遇难者悼念哀伤呢？那一家人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那天晚上降临，我认为这并非巧合。

没有人从前门出来过，我心想他们总是需要出行吧，然而那地方看起来闭得严严实实。不过令人兴奋的是，我在深夜里曾两度瞧见一位年轻人。他胸前戴着块亮闪闪的东西，好像是一枚勋章，头上则是一顶锃光瓦亮的铜头盔。他从仆人进出的那扇门里急匆匆地冲了出来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去办，而且那两次他身后都跟着一个浑身油腻腻的家伙。那个尾随者似乎压根儿就不是个人类，而是一抹影子，却莫名其妙地十分真实。我只是在他们路过煤气路灯时于微弱灯光下匆匆瞥见了他们几秒钟。然而当我把这些告诉保姆或母亲时，她们总是叫我不要再胡思乱想，别再惹人生厌了。

“没有人在那幢房子里，”母亲告诉我说，“你也瞧见了，那房子都钉满了木条板。卡林顿一家已经将房子封了，自己搬到乡下去调养那种突如其

来的怪病。我希望他们能够慢慢好起来。”

“妈妈，那里头真的有人，我亲眼瞧见了。”

“住口，埃莉诺，我没工夫跟你瞎扯。”

那幢房子周围总是比康诺特广场上的其他地方要肮脏，然而从前并不是这样的。灰尘和污垢似乎对那幢房子情有独钟，它莫名其妙地就像是垃圾的家。真不知道房子里头是怎样一幅景象。当卡林顿一家住在里面的时候我从未对其投入过太多的关注，然而如今我却特别地在意它。

这片新来的黑色云雾似乎一直在注视着我们，我可以说对此非常肯定。这片黑云异常浓密，它是一缕缕的气雾，某种具有生命的东西。如今不单单是外头笼罩着黑暗，你还必须将其从屋子里轰出去。

当我在家的时候，总是把一个鼓风袋留在身边并常常扇动它，瞧着这片乌云被我鼓出来的风儿随意欺凌，呼来唤去。假如我使劲扇动的话，就能将它们汇拢至角落里，看着它们在那儿翻腾。它们似乎心中惊恐，最后会突然从钥匙孔里急速窜出，或是藏进门下边或床底，然后我坐于窗前写记录时再一次出现在身后。无论它走到哪里，都会留下一条浅浅的痕迹，到处都被其搞得暗淡褪色。

我早就开始怀疑这片“黑夜”实际上是不是在监视着我们所有人。我真的觉得这一小片一小片的“黑夜”会窜回到大街上，然后钻进某所房子里汇报情况。那所房子所处的环境想必最为黑暗，那里的“夜色”也最为稠密。我敢断言，这漫漫长夜即是从那一处而来，并扩散至每一处。它依附在我的发梢，黏住我的皮肤，钻入我的口袋里，侵入我的思绪中；它在大理石壁炉台之上，也在房门后头。在穿鞋之前，你必须将其拿起来磕一磕，把这“黑夜”倒出来。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，那保证就会有一小股黑色云雾从里头流出，你得用脚去踩这团云雾，赶快踩上去。

现在，我们都已将这片“黑夜”吸入体内。

这新来的“黑夜”在人们身上起着某种作用，我在自己家里，于身边的人身上，甚至在我的物件上都已经瞧出了些许端倪。以下便是我亲眼目睹

的情况,这就是我的记录:

1.伯祖母罗威娜(我父亲未婚的姑姑,也住在康诺特广场,离我们很近。咱们家族里就数她最有钱,母亲总是怂恿我,要我跟她处好关系,尽管我其实无须这种鼓励)近日来越来越喜欢发牢骚,抱怨自己的身体日益僵硬。虽然她从前也算不上一个身手敏捷的人,但如今她坚称身体被这股僵硬的怪病拖垮了,几乎完全不能弯腰。上次伯祖母罗威娜邀请我去喝茶的时候,我对此并未太挂怀。她把所有的洋娃娃都布置出来给我们玩,在她的吩咐下,我们几个孩子安静地待着,而她的女仆普利切特也出去拿更多的小点心——然后我小心翼翼地敲了敲伯祖母的一条腿。这声音很吓人,听起来犹如木头。“啊,伯祖母!”我大声喊了出来。“我的身体跟木桩子一样僵硬。”她说。“是啊!”我由衷地说,“真的是这样!”

2.学校教室里的课桌,过去一直是四条腿的(对于书桌而言,这再正常不过了),如今却有了五条腿。我说不清它是怎样长出那一条来的。保姆说向来就是如此,可我知道并不是这样。

3.父亲的剃须刷,一直有着漂亮美观的柔软鬃毛,但现在刷柄上下长出了浓密的尖毛,颜色乌黑,呈针状。

4.伦道夫舅舅(母亲那位既任性又刚愎的兄弟——父亲总是这么形容他)取消了与奥利维亚·芬奇(我自己从未怎么喜欢过她)的婚约。奥利维亚现已离开了伦敦,大伙都觉得她在欧洲大陆。母亲说她“让伦道夫舅舅失望透了”,然而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所在。伦道夫舅舅爱上了一个牛奶壶,同其形影不离。我曾经瞧见他在无人的时候对着那个牛奶壶说悄悄话,我甚至还听见舅舅叫它“亲爱的,我的小贝贝”。这滑稽可笑的名字从前是专门留给奥利维亚的。

5.格林福德太太(我们的女管家)已经成了平足,而她以前从不是这样的。

6.我楼道口摆放着的一个柜子里,有个铜制灭火器越变越高大了,已经长了四英寸。

然而最最关键的是：

7.我真心觉得卧室里的乐谱架过去是邻家的女仆。

噢，这可怜的乐谱架。当神秘家族第一天搬入的时候，我曾派玛莎出去把这件不幸之物拿来。此时此刻，我停下手中的笔，于记录全程中调整一下心情，稍歇片刻，深吸一口气，而后心中不禁困惑起来……

那一幕真的可能这样发生吗？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具乐谱架子？

我望着身旁矗立着的乐谱架，简直无法相信，于是绞尽脑汁地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。当时我瞧见那帮人由街头走来，他们是一群陌生人，一支好似马戏团的队伍。不过他们身上并无什么缤纷亮丽的色彩，只有灰暗和冷酷的色调，其中最为糟糕的则要数那位老头了，他个子很高，戴着一顶黑色高帽。

随后那位女仆走到老头跟前，提醒他卡林顿一家暴发霍乱的事。然而那老头使了一个眼色以表回敬，随即弹指一挥，便将女仆由人身变为……一样物件，就是这个乐谱架。这真是一桩骇人听闻的怪事啊！噢！我再次停下了笔，片刻后又写下了这句祷语。

我真心希望这是一场梦，求求你上帝，让这一切是一场梦吧。

然而我知道，这其实并非梦境。

我曾向隔壁21号询问过关于那名女仆的事。

“冒昧打搅一下。”我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管家出来说话，我猜这就是奥美先生。

“您家有一位仆人……好像是女佣人什么的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挺矮的……我觉得……面颊圆乎乎的，挺饱满。”

“你是说简妮……简妮·坎利夫吧？”

“我想就是她了。请问我能见见她吗？”

“恐怕不行。”

“她在里头吗？她现在是不是手头有活儿，忙不过来？”

“小姐，你跟简妮·坎利夫熟吗？了解她多少？”

“其实一无所知，我只是想跟她说几句话。”

“很好，我们也很想跟她谈谈，其实我们憋了不少话要对她讲。这丫头不提前知会一声就擅离职守，当初我们派她出去办一件小事，可是从那时她就再也没有回来过，而且有几件银器也失踪了，另外还有一个镀金的钟。没错，我们的确非常想找这位简妮·坎利夫小姐好好谈一谈，非常想。”

随后，这场对话便就此结束了。

我真的觉得这可怜的乐谱架就是那位女仆，就是不幸的简妮·坎利夫。

“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”我对着它说，“我希望可以帮你重新变回原形，我是真心的。简^①，就算别人都把你忘了，可我没有忘记你。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不再叫你简妮了，那名字听起来实在过于孩子气。）”

我把她放置在窗台上，这样她说不定还能朝外头张望张望。

女佣玛莎自从帮我拿来乐谱架之后就害怕走到我身旁，搞得我就好像是个疯子似的。她总是哭哭啼啼，说我对她不好，最近甚至连保姆也有点不正常了。她越来越少来我这儿，总待在自己房间里陪着她那本小牛皮封面、边角烫金的圣经，走到哪儿都要带上它。保姆总是翻阅这本书，求教于里头的知识，还对着它窃窃私语。（想想看这本圣经是用什么东西包裹起来的呀，是某种动物的皮，仔细琢磨琢磨的话似乎根本就不该如此。）我没有多少小伙伴，也没有兄弟姐妹，家庭教师就在家教我读书学习。所以说，没有了保姆的陪伴，确实在我的社交日程里形成了一大块空白。

所有这一切，所有这些诡异的状况，都是由于对街那批新邻居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们家遭遇了这些变故，还是其他人也有类似的困扰。

①简妮的昵称。